

『寻宝记』



■黄山

理论上讲,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的藏品都是国宝,这些国宝就静静地躺在那儿,等着你去参观、去鉴赏,不用寻,也不用找。实际上,作为一个外地人,去一趟北京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每次也都是去也匆匆、来也匆匆。此次赴京参加散文年会,听了作家梁晓声讲起品味老北京的旧事,我突然有了故地重游、觅见国宝的强烈冲动。

一大早,从故宫西门外开始排队,绕着高大而漫长的宫墙走了一大圈,终于到了正南门的入口处,只见前面已经是黑压压的长蛇阵在等待安检,为了争取时间,我把装有充电宝的小包交给同伴,走快捷安检通道,便独自一人直奔珍宝馆。因为来得早,入口处有几个志愿讲解员还没开讲,一位叫小米的老师热情地为我当起了一对一的导游。得知我是冲着“金瓯永固杯”去的,小米老师带着我直奔主

题,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宝贝:在展柜柔和的灯光中,一个金灿灿的杯子小巧玲珑,闪着耀眼的光芒,杯身外壁镶嵌着晶莹剔透的红蓝宝石、珍珠与碧玺,其中的细节和质感至今仍然清晰可见。如果说“金瓯永固杯”是珍宝馆中体现“尽精微”之作,那么,陈列在乐寿堂的“大禹治水图玉山”便称得上“致广大”的珍品:这是用整块新疆和田青玉雕成,高达2.2米,重达5吨,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,上面雕刻的奔跑的麋鹿、猿猴和各式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,也是馆藏一宝。此外,小米老师还带我快速浏览了金嵌珍珠宝石塔等珍宝,重点介绍了背后的故事,比如佩戴者的高贵身份,什么样的场合穿戴,与哪个皇帝、后妃有关等冷知识,让我享受了一场独家的视听盛宴。

我沉浸于其中,只顾不停拍照,手机电量很快耗尽,本以为故宫里面可以租借到充电宝,一问,

才知道故宫属国家一级防火单位,里面禁用任何充电设备,原计划到钟表馆和书画馆因无法购票而泡汤,只能在附近徘徊。此时,一阵悠扬悦耳的琴声从远处的钟粹宫方向传来,循声走近,只见一位唐装仕女扮相的琴师正端坐在古香古色的琴室里,全神贯注地弹奏着。见有客人到来,她便暂停演奏与我交谈起来,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觅知音,谈到《广陵散》千古绝唱,还带我参观古琴馆里的镇馆之宝——九霄环佩,这是唐代的顶级名品,代表了盛唐斫琴工艺的最高水平。得见传世古琴,却是意外收获。

作为在德化工作过的泉州人,我对于明代陶瓷大师何朝宗在故宫的藏品早已心向往之。从古琴馆出来,绕过御花园,终于能够一睹何朝宗作品真容。展柜里共陈列着5件德化陶瓷,其中有2件是何朝宗作品:一尊是白釉观音坐像,另一尊是达摩渡海塑像。这两尊作品都是我国外销陶瓷的代表作品。

只顾高兴,一看时间,坏了,要在四点半前赶到国家博物馆,如果按常规步行过去肯定来不及了。我急中生智,请人力车师傅帮忙,师傅很给力,连忙从自己家里骑了辆电动车过来,载着我往“国博”方向飞驰而去,终于在最后一刻冲到了入口。

在负一层的古代中国馆里,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后母戊鼎、四羊方尊和唐三彩,这三件国宝早在初中历史课就听老师讲过,此时在庄严的国家博物馆里如此近距离地接触,既感到十分亲切和熟悉,也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肃然起敬。

沧海拾珠,难免有遗珠之憾,却是柳暗花明,一天收获满满,得偿多年夙愿,讲起话来多了几分文化自信,这就是国宝的神奇力量。

唱歌

■涂添丁

因为短视频的流行,现在到了每个手机都能传出神曲的年代。那天中午,我正刷着手机,一首《搀扶》歌曲跳了出来,感觉歌词和旋律尚可,不知不觉将其听完,意犹未尽地连听几遍。据说是因为算法的关系,只要一刷起手机,便向我推送相关歌曲,不经意间跟着手机学唱起来,一段时间来,竟学会了好几首新歌。

这才突然想起来,学生时代听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的高中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,“守着宿舍里仅有一台收音机等点歌栏目或者到文化宫听每周之歌”就是我们获取新歌的全部方式,也是我们最主要的休闲生活方式。同学们都以听过或者会唱新歌为自豪。那时候电台为了吸引人们眼球,搞了点歌排行榜,唱片公司则推出新歌排行榜单等等,同学们每天谈论华语新歌或者港台新歌的排行榜,那几乎是早读课前或者课间最主要的话题。

唱歌实在是有吸引力又催人奋进,似乎每个学生都深陷其中。那个年代已经有了磁带、磁带机,但都是奢侈品,一般人只能望“机”兴叹。大家对新歌曲的需求又是如此汹涌,这使得那台收音机传出每一首新歌的音符都显得珍贵、动人。我们常常在没有听明白歌曲后,就开始哼唱那些刚听到的歌曲,因为调子尚未完全掌握,跑调是常有的事。而电台再传出这首歌的时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,所以同学们常常为唱歌的事争论,常常争得面红耳赤,最要命的是,缺乏再听一遍的可能,也就无法定论,有时会成为悬案,至歌曲大流行后,才能解密。

后来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每当新歌响起时,同学们纷纷拿起笔,你记一句,我记一句,然后拼凑起来,有时一首新歌词就这么记下来了。但要命的是,词的问题能似是而非地解决,旋律却因没有记录手段而难以解决。

那个年代的学生对唱歌是如此痴迷,以至于很多人手上都会有一个小抄本,专门用来记录新歌曲。经济条件好点的,还会去书摊上买点新歌曲的单印纸,一张大约得一毛钱。那时文化宫里每周六晚上有“每周之歌”活动,不回家时,我们也成群结队地去听。但它们的新歌常常落后于电台里的歌,买歌纸又得钱,不买又听不明白,对我们的吸引力总是不温不火。

我们听过电台的歌,也经历过磁带时代,又看着它被CD取代,后来,VCD开始盛行,再后来,DVD取代VCD,点歌机也开始流行起来。但现在所有这些设备都被互联网逼到苟延残喘的境地。不变的是,人们对唱歌依旧热爱着,特别是近两年现场演唱会已呈火爆之势。

唱歌是如此美妙,特别是学唱新的流行歌曲,那种兴奋感,就足以将所有烦恼丢掉,血液里似乎流淌着歌曲中的动感,心情相当愉悦,那种意犹未尽的劲头能持续一整天,似精神上大换血,可解忧,能延年益寿。可惜的是,不知不觉我们唱着唱着就老了,感觉已经恍过了几个年代。



表盘边的岁月守望者

■何碧峰

在老家北门古街,有一家古老的钟表店,店内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钟表,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停止在了同一个时间点。这家店的主人是位白发老人,店里所有钟表都不走了,齐刷刷停在同一个时刻,没人知道他藏在指针背后的故事,每一个进来的客人都忍不住好奇地探寻。

起初,古街上的人路过这间石头屋钟表店,都忍不住摇头。店门的漆掉得斑斑驳驳,满墙钟表的指针大半定在不同的时刻,老人天天守着一堆没人看得上的老零件不肯走,旁人都觉得这行当早就过时了。这份守着静止指针的怪脾气,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可日子一长,古街的老人们都聊起了往事:这门修表的手艺,从老人的父亲那辈起,一守就是几十年,古街上家家户户的钟表都认得

他的指尖,但凡指针不肯再走,找他总能把嘀嗒声重新找回来。如今街上的铺子换了一茬又一茬,电子表、智能手表成了年轻人手里的常客,唯独他还攥着这把老螺丝刀不肯撒手。有一次,一位顾客带着一块承载着与已故父亲美好回忆的旧表来到店里,老人经过数日精心修复,让这块表重新走动起来,并且将它的时间调到了父亲离世的那一刻,定格了那份永恒的亲情,这让顾客感动得热泪盈眶,也让人们对老人充满了敬意。

这家藏在老巷里的钟表店,是城市特意留下的一处慢镜头,把外界的匆忙都挡在了木门之外,只留满室“温软”的旧时光气息。

墙上的老挂钟走得从容不迫,雕花表盘里落着几十年的阳光碎屑,每一声嘀嗒都在讲一段没被催促的往事。柜台上的怀表个个精致小巧,金属外壳被岁月养得温润发亮,它们安安静静地排列着,把

各自藏着的人生片段都妥帖收进了方寸大的表盘里。

一束柔和的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户,洒在钟表店的地板上,形成一片片光斑。店内弥漫着淡淡的机油味与木质香气,墙上挂着的古老挂钟发出清脆而规律的嘀嗒声,仿佛在诉说着时光的秘密。老人坐在工作台前,戴着一副老花镜,专注地修理着手中的钟表。他的手指灵活地摆弄着工具,眼神中透露出对时光的敬畏与对钟表的热爱。

风从青石板路吹进来,拂过满墙的表盘,老人戴着寸镜低头打磨齿轮的身影,和窗外古街慢悠悠的日子融在了一起。他守着这间小小的钟表店,没有赚来大富大贵的生活,却用一辈子的匠心把古街几十年来的烟火、告别、重逢和惦念都稳稳妥帖地收进了转动的齿轮里,让那些快要被快节奏日子冲散的旧时光永远在这条巷弄里嘀嗒作响。